

读了傅双无先生的科学社会主义

科学批判发凡以后

李天然著

讀了傅雙
无先生的

科學社會主義

科學批判發凡

以後

正學社發行

讀了傅健
毛澤東
科學社會主義科學批判發凡以後

全一冊定價 五角

著作者 李 天 然

發行者 正 學 社

印刷者 成都啟文印刷局

代售處 各大書局

外
國



序

正擬在社會學方面，及三民主義方面，發表點辨正的意見；忽奉 屠專員兆祥先生，賜閱 傅雙先先生的大著，科學社會主義科學批判發凡，敬讀之下，深爲感慨，對 傅先生學養之精深，學問之淵博，十分欽佩，但認爲還有小部分可以商榷的地方；對 傅先生批判馬列主義的社會科學，亦十分同感，但認爲還應有更深刻的批判；爰就所及摘錄餘題論，贅於書後；以與 傅先生及一切科學社會主義者商榷，尙祈 傅先生及屠先生不吝指導；是序。

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十日 成都

讀了傅雙
光先生的

科學社會主義科學批判發凡

以後

一、(原略——頁九題七)

罵馬列主義不能東西皆適，不能包辦全社會則可。罵元學即統一真理不該有則不可，而且傅先生自己已隨入了科學真理統一一切，唯科學一元之陷坑，何能說宇宙不該有統一的真理；傅先生想以唯一的科學精神，科學方法，解決紛紛紜紜的社會一切，宇宙一切，這就是人類天性中一元辨正性質，辨正一元脾胃之表現；宇宙若無唯一無二辨正的「辨正真理」，一則想用一貫的科學方法，科學精神，解決萬事萬物為不可能；以社會現象而言；自原始社會圖騰的（即姓族的）個別現象，乘辨為部落的統一現象，復由許多部落的個別現象，乘變為小國國家的統一現象，復由許多小國國家的個別現象，乘化為現世大國國家的統一現象，現時衆多大國國家的個別現象，行將乘積為世界大同的統一現象，（不論用戰爭的方法或和平的方法）將來

世界大同之後，更將由「正化」科學的努力，發明星球交通，又由此「世界大同」與諸「世界大同」之個別現象，辨正爲「宇宙大同」的統一現象；……這種由大異而乘爲小異，由小異而乘爲大同，由小大同而乘爲大大同之社會趨勢，世界趨勢，宇宙趨勢的必然步驟，自然步驟，天然步驟之「一元辨正律力」，由何而來？實乃由人類天具的一元辨正性，及宇宙的辨正一元性而來；這就是人物的一元辨正原理，事務的辨正一元原理，亦即統一真理，顯現於社會方面者；不知傅先生以爲何如？我以爲我們批判所謂科學社會主義，只能在馬列理論之不正不當不邏輯上去挖他的心、剔他的骨，不可因馬列之利用元學唯學禍世惑人，而連元學唯學之本身亦一同吐棄，不準存在；這就猶如不可因菜刀曾經殺過人，而即取銷菜刀是一樣。

二、（原略——頁十一題八）

是的；科學給予的人是點點滴滴，但不能專重點點滴滴爲科學研究，而厭廢元

元整整的哲學研究，猶如我們不能專力於點點滴滴的殺每個日本兵，而忽廢於完完整整的抗戰全局；凡事務於全體者多略於部分，務於部分者多略於全體，不能以站在研究全體的立場罵研究部分爲不該有，也不能以站在研究部分的立場罵研究全體爲不該有，要被此合作，「正負乘一」，或多半在部分上用力，而略及於全體，或多半在全體上用功，而略及於部分，才是正一的學者；傅先生罵元學之全體研究爲該入墳墓，怕有點不辨正吧！澈底說來；點點滴滴與元元整整，是正負辨正之一，一辨正之正負；知道了點點滴滴，多半就知道了完完整整，知道了元元整整，亦多半就是知道了點點滴滴；倘若知於點滴而盲於完整，或知於完整而昧於點滴者；必非「正學」無疑。

三、（原略——頁十二題九）

是的：「不能根據一塊骨頭，推想全副骨骼一樣」。可是有了十塊骨頭爲根據，

以推想其全副骨骼，其全副骨骼與一塊骨頭，決乎是正負一元邏輯的，不是正反矛盾非邏輯的；換言之；即全副骨骼與一塊骨頭，決不能是「辨反相異」多元的而恰恰是「辨正相附」一元的；辨正相附一元的就是「多半如此小半不如此的」……這就是正負一元辨正論者，對骨頭骨骼辨正的認識，認識的辨正。

四、（原略——頁十三題一〇）

好一個迷魂陣；推知了辨正的宇宙唯一無二的真真理，大家望着一個目標向前邁進，向前推研，把全事物歸結在一個真真理的旗幟之下，猶如把全民衆全人類歸統在一個元首領袖之下，過其有秩序，辨正負，合邏輯的生活；這樣的迷魂陣，只怕世界上無有，若有，怕誰也得五體投地的，拜倒在他的旗指之下；喝其「覓混」之湯。

五、（原略——頁十六題十二）

反對唯心辯證法或唯物辯證法，應直接了當的予以明亮亮的「切腹之刀」，使他不克挺立；不可攏統的，繞着圈子單從認識論（不管主觀或客觀）方面去否定他；……果真不準人先有總的認識，則科學研究亦無從着手矣。

六、（原略——頁二五題二〇）

社會自己所具特殊時空形式，歷史演進，發展的總合之自然力的威權，固然重要，而創造社會的人的威權，即轉移社會之人之威權，也同樣的重要；他倆是辨正的互為正負的相互重要，自然的威權正，則人創的威權負，人創的威權正，則自然的威權負；我們把握住兩個威權的「辨正點」，而辨為永「正」則無乖謬社會出現；比如：在三民主義社會尚未形成時，我們當用人為的創造威力，創造成純正的三民主義社會，在純正的三民主義社會，既已創形成功，即三民主義成了社會風氣，成了社會自己的特殊時空形式，歷史演進，社會發展的總合——自然律時；（即

成了自然威權爲正的時候）我們仍當把握住人造威權辨正，與自然威權辨正之辨正點，以防止三民主義之自然威律『辨負』；——即防止反三民主義的社會出現，才能永遠保持三民主義的社會之正而不負，積而不消，這就是辨正的『唯辨正一元』元學，唯學，適用於社會科學者。

七、（原略——頁一九題二三）

以動的邏輯解釋社會是對的，但這個動，不是『辯證』的動，乃是『辨正』的動；何謂辨正的動？辨正的動，是靜動乘一，靜動變正的動，他不以絕對的動爲正；也不以絕對的靜爲正，總是以正爲動，何謂以正爲動？即向正的途徑辨正？他是辨正的「正亦動不正亦動」，「是正則動而更正，非正則動而辨正」；（辨正的動是多半如此小半不如此的辨正的。）這種不以動或靜爲正，而以辨正之正爲正的「辨正學理」，就是我，也是宇宙事物，給宇宙事物製定之「正履」，「宇宙事物」，

(務)附此正履則積則正，反此正履則消則負，履者，矩也，正履即正矩，矩者，律也，正矩即正律；宇宙一切事事物物，合此正律則積則成，不合此正律則消則敗；以社會主義而言；馬列主義與中國此時此地此社會，履律之正不合，故不能穿戴，不可存在，中山主義與中國此時此地此社會履律之正適合，故必需穿戴，必然存在。

八、(原略——頁三三三題二六)

考金石只有一個，不是兩個，一個爲何？即「正」也；歷史的演進是正，也是爲正而演進；社會的發展是正，也是爲正而發展，馬列主義是經濟神聖，仁(人)義卑污，不正的主義；是鬥爭(階級的)神聖，互助卑污，不正的學說；故必被全世界正義的社會科學者所唾棄，豈止被中國社會科學者所唾棄而已。

正不正以何爲準，以普遍的經驗，與特殊的學理爲準；在中國人普遍的經驗上，

，皆中山主義爲正，故中山主義就是中國社會學之正，中山主義的特殊學理，深合中國的特殊環境，故中國非以中山主義爲正不可；除中山主義可爲現在中國社會學之正之外，任何社會主義社會學也不能稱正於中國；詳言之；沒有民族主義，不能把次殖民地的徽衝廢除，辨正爲獨立自主，沒有民生主義，不能把資本主義的枷鎖滅除，辨正爲民生主義的社會主義，沒有民權主義，不能把封建勢力的鋼牢肅除，辨正爲民主主義國家；故中山主義在中國人普遍的經驗上，在中國式社會特殊的學理上，皆得爲正，爲任何一個真正的中國人，以及任何一個正義的外國人，所不能否認；這種正的一元哲學，辨正一元哲理，就是我爲社會學者所製定的辨正之「原理」，爲任何社會學者所不能不穿。

九、（原略——頁三七題二九）

主觀與客觀是辨正的正負一元，主觀辨正則客觀辨負，主觀辨負則客觀辨正，

他倆誰也離不開誰，事實上永遠是一，只有比較的雖站在顯而正的地位，誰站在隱而負的地位，所以無有了主觀馬上即無客觀，無有了客觀馬上即無主觀，主觀客觀老早就沒有分過家；無主自然無客，無客自然無主，有主自然有客，有客自然有主，主因客有，客因主有，主依客生，客依主生，還說主客不是辨正的一體，客主不是一體的辨正嗎？思維的要素，是主觀客觀乘一的，沒有絕對純主觀的思維，也沒有絕對純客觀的思維，在思維學上，有時非主觀爲正不可，有時非客觀爲正不可，主觀爲正不是有主無客，乃是主爲正客爲負的客主辨正一元，客觀爲正，也不是有客無主，乃是客爲正主爲負的主客辨正一元；反主觀思維而主客觀思維，反客觀思維而主主觀思維，皆是不辨正的思維。

形而上學與哲學同而不同，以其全是在物質之上形用功夫說；則同；但中國形而上學一詞，是指道學而言，道學可以權說爲是人身的形上之學，哲學則可以權說爲是物身的形上之學，這是哲學與形而上學之同而不同；玄學是不登現的空想

之學，故不能與前二者相比；傅先生以形而上學，哲學，玄學是同一的東西，誤矣。今再講形上之學到底是什麼東西？以證形而上學或哲學之當與當廢，形而上者，在形質之上或形質之先者也；形質之上形質之先就是萬物或人身將變形正，未變形正之「辨正點」；「舉例來說：專貞不二的夫妻，相乘相愛，既可生出人身，又可生出道身，既可乘為男胎，又可成為女胎，辨正點，就是將變人身未辨人身，將變道身未辨道身，或將變男胎未辨男胎，將變女胎未辨女胎之那一「×」，「就謂之道身形上，人身形上，或男胎形上，女胎形上之「辨正點」；「這點；你若把握了他，就有改造人道身形，改造男女胎形之權，要道身之形辨正則道身正，要人身之形變正則人身正，要男胎之形辨正則男胎正，要女胎之形變正則女胎正；猶如我們把握了資本主義與民生主義二者，或君權主義與民權主義二者之辨正點，要民權民生辨正則民權民生變正是一樣。這種創造萬事萬物，改造萬事萬物之「辨正幾先，「變形幾上」超幾學之研究，不是現在科學之所能勝任，乃是辨正的哲學之所能勝任，因

現在科學固於客觀，沒有主觀的辨正，固於質的實驗，沒有靈的實驗之辨正之故耳。

十、（原略——頁三六題二八）

罵哲學與玄學無區別，哲學就是玄學，玄學就是哲學，實在是冤枉了哲學；哲學的元學與玄學不同，玄學是虛玄渺想之學；元學是原本元緣之學，何嘗視元學即玄學？（元字與玄字有時相通，有時不能相通。）又何嘗視哲學即玄學？科學與哲學，看去是各有各的領疆，各有各的旨趣，實際是正負之二，科學研究在枝枝葉葉，哲學研究在原本本，積枝葉之全即成了原本，分原一本一即成了枝葉，他倆的研究只有誰爲當務之正，雖非當務之正之分，決無誰該有誰不該有之別，有時科學居於正位在前，乘引着哲學積進，有時哲學居於正位在前，乘引着科學積展，學科與哲學互用其長，互補其短，彼此合作，學術才能顯進，倘若彼此刺謬，互相攻擊，

只有兩敗俱傷，同陷於停頓，古今來科學賴哲學的幫助而進步，哲學賴科學的幫助而進步之處，多之又多，這種例子，翻開科學史哲學史，幾乎頁頁都是，我們不必檢舉，現在我講一個現時科學不能解決非辨正哲學不能解決的問題，即知哲學不該響喪鐘，正該鳴樂鼓；什麼是現時科學不能解決的問題？即前面所言辨正法中之「辨正點」；「辨正點，是正負二者交乘相辨，甲正則乙負，乙正則甲負，二者交辨之焦點，這點，是靈妙已極，神變已極的東西，非以慧哲之心不能領會把握，科學方法永遠把他不住；比如：資本主義與民生主義，是正負相乘一元辨正的，民生主義正，則資本主義負，資本主義正，則民生主義負，他倆交乘辨正的辨正點，就在資本的節制不節制，地權的平均不平均，平節地資，則民生主義辨正，放任地資，則資本主義變正；這種平節地資以形成民生主義社會之辨正幾先的「辨正點」之把握，決非科學方法之所能孕產，乃是總理的慧哲之心，融會古今，貫通中外，心會義義會心，心義義心辨正乘一所結成之積果，正果；才作了我們民生主義哲學的基礎。

；以福利中國民的民生；這是科學不能解決，要辨正哲學才能解決的證題的一個。再如君權（極權者，帝權者，軍閥權者在內。）主義，與民權主義，也是正負相乘辨正一元的，君權主義正，則民權主義負，民權主義正，則君權主義負，他倆交乘相的辨正點，即在五權憲法之有無，法有五權，則民權主義辨正，法廢五權，則君權主義變正，這種製定五憲以形成民權主義社會之變形幾上的「辨正點」之把握，亦非科學方法之所能雄產，仍是總理的慧心之心，融會古今，貫通中外，心慧義慧心，心義義心，辨正乘一所結成之正果，積果；才作了我們民主化民權主義哲學的基礎；以維護中國民人的權利；這也是科學不能解決要辨正哲學才能解決的證題的一個。……其他事物物沒有不是正負兩造所造成的，凡是被造而來的，沒有不是經過「辨正點」階段而乘（成）正的，把握并研究這種「辨正點學」的責任，決乎不是握板的科學所能勝任，乃是靈慧的哲學所能勝任；明乎此，則哲學不該響喪葬之鐘，反響嘩啦啦的鳴喜樂之鼓也審矣。